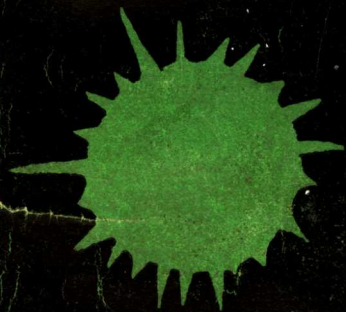


尤 异 著



古 峡 幽 灵



科幻小说集

古峡幽灵

尤 异 著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李德明
封面设计 王增寅
插图 刘德臣
技术设计 夏顺利

古 峡 幽 灵 尤 异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375印张 190千字

印数 1—6,0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751 定价: 1.70 元

ISBN 7-221-00002-6/I·02



作者近影

TAL20/03

• 作者简介 •

尤 异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黑龙江省宾县人，一九四二年五月五日生。一九六四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，任过大学物理系讲师；一九八三年任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、现代文艺研究室主任。多年从事科学文艺及儿童文学创作，出版了长篇小说《周岚和她的学生》、长篇科学幻想小说《神秘的信号》及《科学文艺简论》等著作十七本，曾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、第二次全国少儿文艺奖及全国优秀少儿读物奖。

目 录



来自天空的威胁.....	(1)
大洋里飘来的秘密.....	(81)
大青山上的魔影.....	(153)
古峡幽灵.....	(194)
第六感官的复苏.....	(229)
机场奇遇.....	(262)
向 往.....	(275)
他也需要爱情.....	(290)
失落的金项链.....	(307)
温 娘.....	(315)
后 记.....	(325)



亲爱的读者！你看过《冰海沉船》这部影片吗？它描写了一艘轮船行将沉没时的情景。这情景是多么壮烈，多么感人哪！然而你是否曾经设想过：有朝一日，我们的地球，这艘全人类的大船行将沉没时，该是怎样一幅情景呢？

“假定”常常是科学研究的先驱手段，为了探讨几个有兴趣的问题，我们不妨也假定这么一回吧！

一、地球感冒了

七月是这个海滨浴场的黄金季节。十几里的沙滩上挤满了男男女女、大人和孩子。他们有的仰卧在沙滩上，无遮无掩，尽情地享受着日光的慷慨赐予；有的则三三两两地躲进

彩色的帷幕底下，潜心体验着这自成天地的小世界的舒适。这里花团锦簇，千姿百态，成千上万人的每一根神经都是高度放松了的。与沙滩风格迥异，海水却是生机勃勃。数不清的游泳者拍水击浪；成群结队的汽艇和冲浪板神气活现地一直往前。海面上在喧嚣着。

这个海滨浴场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很兴旺了，只是前年突然出现了一条鲨鱼，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才骤然冷落下来。不过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，浴场不又恢复了它的全盛时代的么？

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浴场开始吧，让我们看看它将把我们带到哪些地方？

两男一女在松软的沙滩上走着。男的是两位英俊的小伙子，而女的是一位美丽的姑娘。他们显然刚从海水里钻出来，湿漉漉的游泳衣还紧贴在身上。那姑娘忽然紧跑了几步，然后弯腰拾起一只贝壳向后掷去。

“喂，你们这两只呆鸟，干嘛还不快走啊！”

两个小伙子似乎没有听见她的叫喊，干脆停下了脚步。一个指着海滩对另一个说：

“少白，不骗你，这海水真的是涨了！”

“瞎扯！”叫少白的那个摇着头说，“又不是涨潮时间，海水怎么会涨呢！”

“不，你看：那块石头昨天还露在外边，而今天却泡在海水里了！”

“不，你一定是记错了！”

“记错了？笑话！对于海水，我已经留心三天了。这三天里，海水至少向岸边前进了十几米！”

姑娘等得不耐烦了。她向少白喊起来：“哥哥！你和那只呆鸟在唠叨什么？”

“他在发神经！说海水涨了，三天至少向岸边前进了十几米！”

“咯咯咯！”姑娘笑得弯了腰。她笑够了，一阵风似地跑过来，在那个小伙子的额上戳了一指：

“你呀，真是神经质！你当海水如江水河水可以随便涨哩？海水若一下子向岸边靠近十几米，那整个大海得多出多少水？这些水是从哪儿来呢？算了，启敏！你们科学家就爱神经过敏。再这么发神经，可小心我这个做医生的……”

三人正在说笑，猛然间大海里象爆炸了一样，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骚乱：“鲨鱼！鲨鱼！”人们呼喊着重，惊惶失措地扔掉手中的一切东西，潮水般地向岸边涌去。沙滩上的人先是惊呆着，突然一个妇女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，接着象传染了瘟疫一样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向后奔去。男人们叫着，制止着，可是并不顶用。

警报器响了，全副武装的人员出现了并向大海奔去。这时，骚乱才渐渐平息。仿佛是磁针在磁极的作用下，人们把头齐刷刷地扭向了大海。

李少白带着启敏和他的妹妹向人群里挤去。

“对不起！请让开点！请让开点！”他一边嚷着，一边挥舞着手中的记者证。当他们挤到海边的时候，听到了清脆的枪声。

“喂，是鲨鱼吗？”有人在向海面上呼喊。

“不是。”海风送来了微弱的回答。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李少白带头跳上了停在岸边的一只巡逻艇。

“干什么？”艇上的警察赶紧来阻拦。

李少白把记者证递过去：“我们是新华社的。对不起，请把我们送过去！”

说着，他向海面扬了一下头。警察同意了，于是巡逻艇载着他们三人向出事地点驶去。

在出事地点，三只巡逻艇紧紧地围着一个什么东西。这东西在海水里半浮半沉，露在外面的白色的隆起部分，确实很象鲨鱼的鳍。

“喂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又是李少白在发问。

邻近的巡逻艇上出现了一位警官模样的人，他打量了一下对方的两男一女：

“请问：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是记者！”李少白依然挥动着记者证。

“记者？”对方放肆地笑了，“哈哈！我倒头一次接待这样来采访的记者！”

三个人低头一瞧，脸全红了。李少白只穿了一件外衣，启敏的外衣拎在手里，而那位姑娘依然身着游泳衣，亭亭玉立在船头。她被警官的态度惹火了，忍不住反唇相讥：

“我们衣着不整，但到底在干着工作。而你们，围在这里，到底是取乐呢？还是在欣赏什么？”

警官忙说：“其实没有什么，刚才不过是一场虚惊！您瞧，哪儿有什么鲨鱼？那——不过是一块冰！”

“冰？哪儿来的？”

警官双手一摊：“这不关我们的事，主要的它不是鲨鱼。懂吗？不是鲨鱼！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有人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海里。

“你疯啦？启敏，赶快游回来！”李少白和他的妹妹惊慌地呼喊起来。可是张启敏没有理睬，他一个劲儿地朝那块冰游去。

他游近那块冰了，几次试图攀上去都没有成功，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游回来。

他一把抓住从艇上抛来的救生圈，由绳子拉着很快地返回了巡逻艇。他一边往上爬一边气吁吁地说：

“是一座冰山，底下大得很！”

“冰山？这儿会有冰山？怎么会呢？”人们惊叫起来。

“这儿当然不会有，可是它可以从北冰洋上飘来！”

“北冰洋？那有几千里呢！”

“是的。因而最初它比这要更大！”

“那——它怎么会……”

张启敏顾不上和他们纠缠了，他向所有人问：

“请问：你们谁有气象通讯吗？”

人们都在摇头。一位年纪大些的警察却说：“不用看了！气候反常得很！今天早晨广播说：住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已经脱下他们的皮袍子了！”

“不错，一定是北冰洋开始融化了？”张启敏在自言自语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有人在问。

“我说北冰洋在融化！”

“这么说，地球疯了？”

“不，地球感冒了，它在发烧！”

二、镇定！要紧的是镇定

李娜有些遗憾，眼前这位理想的“呆鸟”就要飞走了。

一周前，她和哥哥在海滨浴场上与这位呆鸟邂逅相遇。哥哥是位消息灵通人士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青年科学家，主动地打起招呼来：

“您是张启敏博士吧？”

“您是？”

李小白掏出了记者证。

张启敏瞄了一眼，立刻高兴地叫起来：“啊，李少白！有名的超级记者！幸会！幸会！”

“您是来度假的？”

张启敏点点头，随即反问：“您？”

“也是！”

“噢，这倒好！我们可以结伴了，是吗？”他一眼瞥到李少白身后还立着一位少女，便颇有礼貌地问：“这位是——”

“李娜，我的妹妹！是位神经科医生。”

“哦，怠慢！怠慢！”张启敏向她伸出手去。李娜却故意扬起脸，做出一副骄矜的姿态：

“算了吧，你们一个是名学者，一个是名记者，我算个老几？还是当你们的听众吧！”

说完，她自己却“扑嗤”一下领头笑起来。

李娜回忆着这些初次见面时的情景，心里不免有些怅然。的确，他们相识不过一周的时间，可是这一周里，她与他似乎已经成了老朋友了。在她的眼里，他有些“呆”，但呆得可爱。她那种仰慕才华的天性，使她最为欣赏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并因此在心灵里悄悄地埋下了一颗什么种子。然而她什么也未来得及说，也未来得及表示，却要分道扬镳了。

三个人在车站前面的长街上已经走了两个来回了，李娜终于忍不住问：

“你为什么这么急？”

张启敏笑了：“不是我急，而是情况急啊！你想，出现这

样莫名其妙的现象，能让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袖手旁观吗？你不信，我今天不走，明天不来电报催我才怪哩！”

“今天半夜我也得走了！”李少白说。

“上哪儿？”张启敏问。

“回新华社总社，任务不能让别人抢走了！”

“怎么？你们都走？”李娜有些慌了，“难道情况真的刻不容缓？”

张启敏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这么说吧！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，那么用不上十天，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一片汪洋了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么，假如再继续下去呢？”李娜认真追问起来了。

“你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吗？”

李娜点点头。

“告诉你，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，那么，地球上就会出现这个故事中的景象：起码北半球的绝大多数地方都会被洪水淹没。由于失去了北冰洋这个天然的气温调节器，南半球的气候也会变得恶劣起来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人类的末日快到了？”

“还不能这样讲，不过，情况的确是够严重的！”

李少白觉得有些口渴。他走到路旁的饮水站，俯下身去对着喷嘴吮了几口，顿时觉得有一股苦涩的咸味。他走回来
说：

“这水都是咸的了，看来海水已经向河里倒灌了！”

李娜忍不住问：“难道现在人们都没发觉这种异常？”

李少白说：“人们何尝没有发觉！只是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都没有公布原因，人们想不到问题是多么严重罢了！”

说着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叠印刷品：“看吧，这是各国通讯社的电讯稿。”他抽出一张，“这是英国的，发自格陵兰的报告。我读一下：近日来格陵兰东岸气温连续上升，最高上升温度已达摄氏零上十五度。”

“好啊！那里的玉兰大概已经开花了！”张启敏嚷起来。

“玉兰花开没开这个不清楚，只知道人类历史上那里还未曾有过这样的温度。”李少白又抽出一张，“再念一个，朝日新闻的：日本沿海近日海水暴涨，仅北海道已有四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海水浸没。盐场已被毁坏，好些稻田灌进了海水……”

“最有趣的还是美联社的这条消息：两个小国正在争夺北冰洋上的一个岛屿，国际上的多方调停都没成功。可是这个小岛近日来突然被海水淹没了，于是一场争端烟消云散。”

“这么说，坏事变好事，这场灾难可以消除许多战争的因素吧？”李娜故意这样问。

张启敏冷笑起来：“你这样想可是有些太天真了。依我看，说不定会加剧一些人的侵略欲望呢！你可以设想：到时候到处一片汪洋，现在的那些著名的高山、高原就会成为岛屿，难道不会成为争夺的对象？”

谈到了社会问题，李少白觉得比那二位更有发言权了，他不由得毫不客气地打断张启敏，接过话头说：

“引起战争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，因为这是社会矛盾的最高级形式的反映。据我估计，在这样一场空前的灾难面前，人们私心和公心，觉悟的高低都会充分而鲜明地表露出来。所以这是对每个人，对不同的社会制度的一次最实际的考验。你看吧，如果真的有这一天，资本主义国家马上就会乱成一团，而我们也许还是清醒的和镇定的！”

张启敏接过去说：“不错，镇定！要紧的就是镇定！只有镇定才能保持理智，才能有效地去应变和考虑对付的办法。但是，我同意少白的看法：这种镇定并不是容易做到的，起码有些国家，它们的制度就不允许镇定。我真希望：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、炎黄的后代真能经得起考验，做出一个榜样来！”

“我相信，多数人是会经得住考验的，但是也有少数神经脆弱分子。”李少白把嘴朝李娜那边一努，“喏，这可要看你们神经科大夫的了！”

李娜没有笑，她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：“北极为什么会融化呢？”

她碰了张启敏的胳膊一下：“喂，你这个物理学博士能不能解释一下：这气温升高为什么偏偏在北极地区发生？其他地区，包括南极还有没有这种反常现象？”

张启敏说：“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，气温升高只在北极地

区。至于那儿气温为什么会升高，现在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很快就会知道的。”

三人又在长街上走了好几个来回。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，人造太阳灯已经在空中点明了。这些玫瑰色的、粉红色的、金黄色的、乳白色的，各种颜色的气球似的灯从半空中照下，使这条长街产生一种柔和醉人的气氛。远处还有电子手风琴在响着，和着它的是一个音域宽阔的男低音。晚风把这优美的声音送过来，使人把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不知为什么李娜的心里突然感到很压抑。她情不自禁地望了张启敏一眼，在心里暗暗地叹了一口气。张启敏这个无心的人，只是踢着一块不知从哪儿拾来的小石头，好象什么也没想。李少白凭他记者的敏感觉出了自己妹妹的特异心绪，于是悄悄地感叹起来：

“啊，人类还是要延续的，一定会延续下去的。这是任何灾难和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！”

三、威胁来自天空

磁垫列车开走了，李娜有些怅然若失。李少白想说几句什么来劝慰一下妹妹，可是还没等他找到适当的话语，车站的电子自鸣钟却响了。他抬头一看：整整八点半。

他说：“听听联播节目吧，说不定有什么消息！”